

# 蓝羽毛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蓝羽毛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羽毛/王兆军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4808-1

I. 蓝...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78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25 印张 3 插页 327 千字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定价: 96.00 元(共五册)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作者素描 王沂东画

## 内容提要

为了参加约翰的晚宴，良子在白帽子上插了一支蓝鸟的羽毛做装饰。出人意料的，晚宴上众美女争戴这一饰品，也给男士们带来无尽的愉悦。作品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描述了中国青年学者林叙坡一家在加拿大的生存状态，匠心独运地塑造了林叙坡、姜良子、罗杰斯、周丽丽、夏娜、约翰等一系列真切感人的人物形象，并从平实的生活故事中生动地揭示出自由、友谊、情爱的真谛，及中西价值观念、社会文明的差异和冲突。作品强调人的生存环境，环境是重要的文化成分。作品充满智慧，可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启迪。

作者现为《人民日报》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顾问。

## 目 录

- 1 ■ 自由的感觉
- 10 ■ 将来你会恨我的
- 22 ■ 美女与生计
- 39 ■ 桃色把戏
- 49 ■ 罗杰斯
- 60 ■ 诗人与歌女
- 76 ■ 清川康子印象
- 95 ■ 上帝的眷顾
- 113 ■ 吃不准
- 123 ■ 精神性交
- 140 ■ 听女说夫
- 158 ■ 西方姑娘
- 177 ■ 死苍蝇

## 目 录

- |       |       |
|-------|-------|
| 蓝羽毛   | ■ 195 |
| 独立的滋味 | ■ 210 |
| 贫贱夫妻  | ■ 224 |
| 招蜂引蝶  | ■ 243 |
| 唇枪舌剑  | ■ 263 |
| 玉碎瓦全  | ■ 278 |
| 雪莱事件  | ■ 296 |
| 林叙坡   | ■ 315 |
| 话不说不明 | ■ 333 |
| 上裸运动  | ■ 349 |
| 蝉蜕    | ■ 365 |
| 化妆    | ■ 379 |

## 一、自由的感觉

汽车顺着伊丽莎白女王大道行驶。

这是从多伦多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必由之路。过了位于汉密尔顿的大桥，便是一望无际的乡野风光。波光粼粼的安大略湖，将清新而潮湿的空气散布到大片大片的葡萄园，散布到大道南边那条有名的一百英里山上。山岭虽然不算雄伟，但走势曲折，看上去蜿蜒如蛇。山上的森林中横七竖八地歪着一些死朽的树，显示着原生的自然气息，这是殖民者故意给这片已经开发的土地保留的风景。宽阔的草地上，茂盛的青草，看不清颜色的土地，还有因湿润而格外温柔的风。在蓝天和白云下面，葡萄园的绿色匍匐在地，样子笨拙的大仓房用醒目的大红显示着古朴的质感。不时出现的加油站提醒人们注意走好现代的步伐。这些倏忽而过的景点像一个个逗号，节制着过分单调的原野，也节制着林叙坡的起伏的心情。

林叙坡的老朋友，尼亚加拉大学教授罗杰斯先生特意从大瀑布城来机场迎接林叙坡。罗杰斯此时手按着方向盘，忙里偷闲瞥了老朋友一眼。这眼神好像在说，怎么样？我们加拿大这片土地还可以吧？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觉？谈谈吧，哪怕是最粗浅的感觉也好。

坐在罗杰斯右边的林叙坡，此时正贪婪地欣赏着车外的风景。他的目光被迤邐而来、飞速而过的风景牵制着，如同上钩活鱼拉直的钓线。他的轻微的赞叹中，流露出一份不易觉察的跨越国界的嫉



妒。

你在问我吗？林叙坡听到了罗杰斯的声音，问。

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吧，罗杰斯的口吻中含着一点得意，你以我为谁问？

真是太漂亮了。林叙坡忠实地表达了此时此地的感受。

随便说吧，罗杰斯觉得这三个字还不够，鼓励他的朋友道，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说什么都可以。

林叙坡沉默。

车内车外都是高速公路上那种特有的声音。

这沉默，对于经常激情涌动的林叙坡来说，有几分故意的压制。如果在中国旅行，看到这样的景色，他会说很多话，会大声呼喊，甚至会停下来来仔细品尝这里风的味道和草的气息，像出门的狗为自己设计路标。然而，现在的他，面对这如诗如画的风景却突然显得吝啬起来。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中波动。那里有声音在低沉地回响：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不必要记住这条路。

罗杰斯好像理解了林叙坡的心情，或者说预见到他的中国朋友会有这样的表示。

虽然北美地面很大，风景秀美，罗杰斯还是在情不自禁的介绍里埋伏了一份谦虚，说，也得算富足，可是我们这些住久了的人并不觉得怎么样，很多加拿大人埋怨自己的国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比如缺乏新闻，工作机会不多，电影电视受美国影响太深，连个像样的文学刊物都没有，等等。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林叙坡接过罗杰斯的话，说，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一样，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样道理，一个幸福的国家注定不会有很多新闻，而新闻太多的国家一定充满苦难。为什么？因为新闻热衷的是战争、暴力、天灾人祸和偶然事件。加拿大缺乏新闻，除了说明她和平而富裕，还能说明什么呢！

对了，罗杰斯深深地地点着头说，你说的很对。去年联合国有个评议，在综合指标上，加拿大是世界上生活质量最好的国家。



之一，林叙坡认真地问，还是最好？

不是之一，罗杰斯说，就是第一，就是最好。过去的评选结果，通常就是在几个国家转悠，要么是瑞士、瑞典，要么是加拿大。

美国也不行吗？

美国富是富，罗杰斯有点惋惜地说，可它太大了，问题也很多，比如种族问题，暴力问题，吸毒问题，黑人教育问题，都是很麻烦的社会问题。美国的健康保险和公民福利待遇，都不如加拿大。美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不如加拿大的比例高。我们是百分之四十以上，美国达不到这个程度。

罗杰斯深情地赞赏着自己的国家，那种自豪显得不可动摇。每当他得意时，就会紧闭了嘴，甚至会闭上眼睛，像酒鬼品味百年陈酿。林叙坡担心他把车子开出公路以外，轻轻敲打着车窗的玻璃。罗杰斯从车镜里看了看林，右手离开方向盘，向着宽阔的大道亮了亮手掌，意思说：看我们这路，闭着眼也开不到路沟里去。

林叙坡有点不舒服。

罗杰斯的自豪使林叙坡感受到一点儿后悔。现在他才发现，罗杰斯刚才的谦虚不过是一种说话技巧，充其量也就是为照顾林叙坡的心情，而不是真的要批评他的国家和人民。林叙坡本人呢，其实也没有像他所表达的那样强烈的羡慕之情。他对这个国家还相当陌生，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他想表达的，其实是客人的一种热情，一种对于主人的谦虚态度的回应。林叙坡本想恰如其分的表达看法的，可不知为什么一说出口就变得没有分寸。说他们身在福中就足够了，没必要附加那么多分析和论证，更没有必要引用托尔斯泰的名言。难道新闻就没有美好内容？除了战争和刑事案件，也有很多叫人心旷神怡的好事。没有新闻的国家也可能是一片保守而平庸的土地呢！林叙坡确认，他刚才的表达不是思想和认识水平的问题，错误出在表达方式上。人类意识（诗人林叙坡喜欢用这样的大字眼思考）中肯定有一种没被认识的弱点，这弱点使人膨胀了向对方讨好的情绪，将本来质朴的东西歪曲成浅薄的功利，甚至带有献媚的



成分。他为自己的表达感到恶心。

罗杰斯好像看出林叙坡的心情。

他想安慰林叙坡，便继续介绍，说，加拿大论面积虽然是世界第二大，可是一多半土地是不能耕种的，终年被积雪覆盖。这么大的国土，却只有两千多万居民，而且这些人大多居住在南部，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狭长地带。不像美国，什么地方都能住人。中国和美国差不多，除了高山和沙漠，都能居住。

林叙坡静听罗杰斯评说自己的国家。

罗杰斯还说了些加拿大的不足。这些话听起来都那么诚恳、那么准确，叫林叙坡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东西。从罗杰斯的语气里，他微妙地感到一点非常的含义，那是来自对方故意的安慰和理性的谦逊。罗杰斯好像既担心林叙坡真正喜欢上这地方，同时又担心林叙坡不喜欢这地方。

上帝特别优惠了欧洲人。

林叙坡终于准确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他知道这种表达充满了对历史的无可奈何，甚至有些嫉妒，有些懊恼。

谁叫你们不早来呢，罗杰斯哈哈大笑，豪迈地说：俗话说，捷足先登嘛。

如果中国人早来了，林叙坡说，现在不是我要学英文，而是相反。

即使这样，罗杰斯诚恳地说，我这个西方人不是也老老实实地学了中文嘛。

罗杰斯此时的表情很像个得胜的将军；说，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又不能假设！

尽管罗杰斯将他的自豪归结于命运的特别眷顾，林叙坡还是难以平静下来。罗杰斯说历史不能假设，他就一定要假设一番。假设我们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我们真的就能占领这片大陆吗？

假设默默地在心里进行着，但他却不敢直面这个问题，不敢做



出肯定的回答。

其实是亚洲人最早登上美洲大陆的，罗杰斯太清楚老朋友的思路了，他能够巧妙地将两人的话题在和平的状态下继续延伸，延伸到他希望到达的地方。从这一点说，罗杰斯在中国学到的，不仅仅是汉语，还有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别的。

历史学研究证明，罗杰斯说，北美的土著是从蒙古来的，他们很可能是穿过冰封的海峡到达阿拉斯加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西部的一些海岛，包括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很多人还保留着汉人和蒙古人的习俗。可是现实告诉我们，问题不在谁捷足先登，而在于谁更强大。欧洲人是很尊重中国的，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欧洲还不能和中国相比。欧洲是后来才强大起来的，并多次派人去中国，可是清朝皇帝老以为自己是中心大国，不承认西方。比如，英国想开辟亚洲市场，用工业品如钟表和机械等交换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中国就是不肯。于是东印度公司就将这些东西卖给南亚，从那里获得金钱，再转买中国的茶叶等。

这个问题，罗杰斯在中国留学时，他们两个就辩论过。那时林叙坡对罗杰斯的说法的反应是及时而激烈的。林叙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将历史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商品的三角转换，是不公正的，并且以鸦片战争及赔款割地为依据，将罗杰斯质问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现在，罗杰斯重复其陈旧的论调，说明他并没放弃原来的观点。这不奇怪。奇怪的是，林叙坡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当年那种当面争辩的激情了。

在车右侧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尴尬的表情。

罗杰斯从一个塑料袋里摸出几盘磁带，放在操纵杆附近的一个没有盖子的容器里。

林叙坡注意到了，但是没伸手帮助。

罗杰斯将其中的一盘磁带拣出来，推进了录音机内。

车内响起一支流行于六十年代的爵士歌曲：



我们是老朋友了，  
什么都不分彼此。  
你的欢乐就是我的节日，  
我的忧愁就是你的压力。  
你的眼睛里是我，  
我的眼睛里是你。

我们是老朋友了，  
不要分谁高谁低。  
你是我胸前的徽章，  
我是你异姓的兄弟。  
将收获一分为二，  
把荣誉合二为一……

听着轻松的歌曲，他们开始随便讨论别的。

那些和民族、国家、文化历史没有关系的话题，叫林叙坡感到温暖。

罗杰斯说，过些日子就是他父亲的生日，他有意邀请林叙坡一起访问渥太华——加拿大的首都。林叙坡早听罗杰斯说过他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曾给加拿大总督看过病。他问从这里到渥太华开车要几个小时，罗杰斯说大约要六个小时。林叙坡说，那对驾驶员来说是很辛苦的。罗杰斯说没关系，他喜欢自己开车旅行。

因为早上起得早，罗杰斯有些累了，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林叙坡心里涌起一阵夹杂着歉意的感激。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他。罗杰斯此时正双手撑着方向盘，使劲的挺着腰伸着脖子，好像要把车子按住，又好像推它走得更快些。

林叙坡说，如果我会开车就好了。罗杰斯说，以后你如果想学开车，我可以教你。林叙坡说，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轮换着开，你也好休息一会儿。罗杰斯说，像这样的短途旅行，一个人开车也没



什么，就是长途旅行，老是一个人开，是有点累。不过，习惯就好了，我几乎总是一个人，有时一开就是六七个小时。

这些话，让林叙坡感到欣慰。他相信这个洋人朋友，相信他们之间多年来建立的友谊。想起自己方才关于美洲大陆的那些感觉，林叙坡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初次踏上美丽富饶的北美大陆，而且是这样阳光明媚的夏日，按常理说不应产生那种心理波动。那种微妙的、多少有些压抑的情绪不大符合人之常情。他要自己尽快回到实际中来，用平常心去观察一切。一个客人应当懂得礼貌，即使不能笑咪咪的，至少也要不失风度。罗杰斯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东方人踏上这样一片土地，最初的体会应当是自由的滋味，应当是那些在中国不易欣赏到的东西。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不仅显得生硬，甚至有些可笑。一个诗人，应当随时注意理性的陷阱，尽可能用人类固有的天性去感受生活。

汽车的天窗打开了，呼呼的风声搅乱了歌声。窗外的风景转动着，两边的车流使人眩晕。在一个长条形小湖泊前，车速随着弯路慢了下來。紫色、红色和绿色的树林在水中形成一片斑斓的油画，动荡着的画面在波光下旋转着。在那些旋转的光线里，林叙坡将过去多少年的耳闻目睹道听途说混合起来，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是的，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这里的阳光多么灿烂多么纯净！你可以穿了比基尼躺在草地上将自己的皮肤晒得发红，不会有人来指责你。还记得当年中国人上街剪喇叭裤和长头发的故事吗？这里不会有人那样胡来，也不允许那样胡来。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你都可以做。这就是关于自由的最笼统也最简洁的注释。这里的报纸、杂志、电视台都是私营的，他们关心的是用户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指示。在这里，人们可以大摇大摆穿过人行道，不论是部长还是警察局长，没人敢碰你。可是在中国，一个小小的派出所长竟敢酒后开车将人拖出上千米还强词夺理说压死白死！自由将这里的居民变成高贵的一群，人权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武器。这里的公民可以对政府公务员说三道四，“纳税人”三个字就跟皇冠一样辉煌。从



民众的信任中取得合法权力的议员们动辄指责大小官员们的过失，法律直接给人民保护自己的武器。在这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教导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罗杰斯说，汉密尔顿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俱乐部，聚会时很多人赤身裸体，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什么人都可以写书，只要到图书馆里办个登记手续就可以出版，不用到出版社买书号，也不需要总编辑的审定。如果有了麻烦，法庭自会主持公道，用不着担心法律以外的检讨书、扣工资、评职称，或因一本书导致出版社关门。这里的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神圣主体，不论穷富都有自己的快乐，都有一大堆不可侵犯的东西。人在这里喘的每口气都是畅快的，即使一天只喝一口凉水，你也会觉得惬意。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时间长了，人会觉得没有自由的生活简直就不是人的生活……

难怪萨特说，林叙坡感慨道，自由是人的最终追求。

你相信他的话吗？罗杰斯看了看林叙坡，说，但愿如此。

林叙坡觉得他的朋友的反应有些冷淡，就问，你怎样看自由？

自由好是好，罗杰斯说，可是得有很多东西搭配起来。

什么东西？林叙坡问，你说的是法律呢，还是人的素质？

不光这些，罗杰斯的右手离开方向盘，对着迎面而来的高速公路说，比如高速公路吧，谁都可以在这里开车，速度可以自己掌握，也可以随意选择哪个出口出来，可是光有这些还不行，高速公路也有很严密的逻辑。谁都必须遵守它的规范，不能胡来。

个人自由和高速公路，林叙坡说，不是一回事吧。

差不多，罗杰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口吻温和地说，这里自由是自由，但人在享受这些权利时必须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能力，必须拥有支配自己的主动，必须承认并自觉融合到这个文化环境里，不然的话，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不仅没有，简直就是监狱。

为什么？林叙坡一时难以理解他的话。

道理很简单，罗杰斯说，因为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管不是更好嘛，林叙坡说，我最讨厌别人管我。



罗杰斯笑了笑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了。



## 二、将来你会恨我的

尼亚加拉是一个只有两万来人的小城。它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就在这里。瀑布那边是美国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水牛城。两市之间隔着一条尼亚加拉河。大瀑布就是尼亚加拉河的一个断层所形成。尼亚加拉河的这边是绵延起伏的一百英里山的南端。

罗杰斯租的房子不在市区，而在离尼亚加拉市约十公里的一个名叫清泉的山包上。这里风景幽美，环境安静，富有原始情调，没有任何污染。虽然距离市区和大学远一点，可是对于有车的罗杰斯来说，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没什么不方便。清泉山上只有一个住家。房东彼得夫妇都是传统的英国移民，说话至今还有牛津口音。他们的房子共有三个单元。靠南头那个有地下室的单元大，他们一家自用。另两个单元出租，其中一个就是罗杰斯和林叙坡合住的。

彼得夫妇和两个女儿站在宽阔的草地上，微笑着迎接这个新来的中国人。他们感谢罗杰斯教授给他们带来了东方朋友，而且是一位诗人。林叙坡用刚学的一点洋泾浜英语和他们寒暄，谦虚地说自己其实是个个体户。彼得夫妇不懂得“个体户”的含义，罗杰斯给他们翻译解释，彼得夫妇俩依然不得要领。林叙坡自己没法给他们更详细更准确的解释，罗杰斯对他的谦虚好像也不怎么支持。他们用很快的英语说了些什么，彼得夫妇就不再继续问了。跨不过语言

